

第十五回 當局意如焚途窮守義 旁觀心獨醒打點從權

詞曰：

望恩情美滿，誰知命薄。妒花風雨紛而落。惱是慈幃見短，一味輕諾。將人斷送，把殘生拋卻。 慧出旁觀，妙算先操掌握，脫身潛遁那曾錯。歸去也，故鄉回首，怕無安著。且勿顧，同心寂寞。

右調《鳳凰閣》

卻說周夫人到了吳府，敘了坐，見曾夫人與雲娥，問個詳細，遂央作伐。吳夫人乃對曾夫人道：“周尚書公子，年方十八，才學品貌兼全，老身亦嘗瞧見。今日既受周年母之託，老身說合此事，不知曾年母意下將何如？”曾夫人聽了，不勝歡喜，遂對吳夫人與周夫人道：“年母台命，安敢不遵。”雲娥在坐，見各位夫人如此說，魂魄驚惶，欲待推辭，不便開口。不得已，惟是悶坐低頭而已。眾人在坐，祇道小姐害羞，但綠筠在坐，能知其意。因插口道：“曾年母亦要三思，倘異日若返嘉興，又是關河遠隔，不無天各一方之歎。”曾夫人見綠筠如此說，提醒起來。正在躊躇，誰料吳夫人因前次辭婚，恐周夫人怨己，乃道：“綠筠小姐不必多言。周公子與曾小姐兩美相當，珠聯璧合。以我看來，倘周公子與雲娥小姐締就姻盟，於歸之後，曾年母即不返嘉興，亦得與雲娥小姐朝夕相依，周公子豈有不從之理？”曾夫人見吳夫人如此說，誠為有理，遂決意與周公子結婚。遂各相敘位入席，互相訂約交賀。

再說雲娥小姐心有所思，不能相陪，遂推以腹痛，別了三位夫人，與愛月同歸紅螭閣而去。三位夫人直飲到黃昏，綠筠小姐尚在相陪。心亦不快，祇得勉強坐下。陪了上燈，周夫人方纔辭謝回去。回來進內，把求親之事細述一遍，尚書見說已經允諾，不勝歡喜。

卻說雲娥推病歸房，思量無計，有死而已。正悶坐無聊，恰好綠筠別了兩位夫人，急走入紅螭閣。遂進房中，因對雲娥說道：“不意事乃如此！但不知周夫人平時從來不來此赴席，一旦乃有此舉。”愛月聽了，便將隔亭遞信，被周尚書看見，述了一遍。綠筠小姐聽了，對愛月道：“汝既素負聰明，對著大人何得說小姐未婚之事。但事已至此，責汝之失言無益。姐姐急謀脫身之計可也。”雲娥道：“計將安出？愚姐思之，惟有一死以報黃郎，余無所望。”綠筠沉吟半晌道：“以小妹看來，周家納聘之期，定在幾日之內，姐姐莫若先約黃公子私會，同愛月即與之逃回嘉興，以杜目前之耳目。待事過之後，叫黃郎寄書來訴前情。那時尊大人或是見許，亦未可定。除此之外，無可別圖之策矣。”雲娥聽了，把眉一蹙道：“妹妹是何言也！卻不聞閨房有範，動必以禮自防，何可以名門女子而作行露淫奔之事！若是天有不從人願，豈惜一身以報玉史黃郎！且妹妹既與黃郎結下佳偶，他日自必成雙。愚姐倘有不然，甘心地下。苟以一時之見而起私奔之念，事發所關不小，周府知之，肯恕黃郎乎？黃郎一罹重禍，不惟愚姐受污，即妹妹之矢志幽貞，亦歸無濟。一舉而三人受害，孰若一死而兩美能全！妹妹思之，所言自合正理，不必遷就目前之計也。黃郎前以音耗未通，思而成病，宛轉自扶，幾乎死者已數回矣。所以尚存一息而遠遊者，以未獲親奠靈前。且以秋闈不第，一死未足相報知心。後以江中相遇，遂甘心流落，沒身為周府家奴。語云：‘士為知己者用，女為悅己者容。’既慮失身一死，奚惜姐姐身死之後，老母暮年全仗左右相扶，朝夕看視，姐姐亦甘心瞑目矣。”綠小姐聽了又道：“依愚妹之見，不若仿司馬相奔之事，脫身歸里，得以聚首一堂。妹以父命，終不解適矣。事有不然，死亦甘心瞑目。”雲娥終不敢依計私奔，聽了綠筠之話，俯首無言，垂頭掩泣而已。

綠筠見雲娥如此情狀，相勸不能，祇是催其寄信黃郎，令愛月招其進來面商，或有妙計，亦不可知。雲娥至是乃勉強而從綠筠之計。所謂身已待殂，無望生全之日；心則不昧，尚牽一縷之絲。拭硯拂箋，又成一札。遂命愛月探偵，無人瞧見，往達黃生。那夜不及即行，雲娥總不放心，仍以此事躊躇不置。直至五更，方纔睡去。

卻說生自那日與愛月同行，撞著周尚書，竟與愛月未通一語。一日，正在樓中悶坐，忽聞呼云：“司翰何在？大人召見。”生即應命跑下樓來，見了尚書。尚書道：“前日夫人為公子求親於吳府寓居之曾小姐，籍係嘉興。那日賀壽赴席，託吳夫人說親，已蒙夫人允諾，茲定於八月十三日行聘，汝可代作一書寄去，如何？”生聽了，不覺面如土色，不知所措，祇得領命，仍跑上樓，暗想道：“事出意外，乃所不知。難道小姐亦竟許諾不成？”

正在躊躇，低頭一看，乃是愛月伸手相招。生見了，忙走下樓，向西角門開了出去。愛月亦把紅螭閣小門開了出來，等候著生。黃生走近前來問道：“雲娥小姐怎麼變卦？愛月姐姐替小生想來，天地間那有此番詔事？待我千辛萬苦尋到金陵，又是空空沒身周府，欲見一面，亦不可得。”愛月聽了，忙把寄來之書付與生道：“公子試看此書，便知顛末。急謀脫身之計。”生見了書，不勝喜躍，即在竹徑之中展開一看。正是：

旁人要問榮枯事，鸚鵡前頭不敢言。